

18334

譯 齋 晶 高 ★ 著 夫 諾 哈 列 普

爭鬥治政与義主會社

行 印 社 版 出 風 正

書 叢 義 主 列 馬

爭 鬥 治 政 與 義 主 會 社

譯 著 品 高

著 夫 維 魯 海

行 印 社 版 處 總 正

馬列主義叢書
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

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著者

Л. В. Плеханов
普列哈諾夫

譯者

高晶齋

出版者

陳汝言

發行所

正風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南京大行宮東海路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三月遞再版

有版權★禁翻印

原係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版

(137) S. 3001—5000

(P. 140)

譯者序

普列哈諾夫以前本是俄國的民粹派，因為從事革命活動遭受沙俄政府的迫害，逃到國外，他在國外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就與民粹派脫離。一八八三年在日内瓦組織了勞動解放社，這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集團。勞動解放社對於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做了很大的工作（參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

普列哈諾夫寫了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史的一元論，我們的分歧，和現在譯出的這本小書（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這些著作揭穿了民粹派和民粹派組織的秘密行動的團體「民意黨」的錯誤觀點。勞動解放社以後製定了的俄國社會民主派兩個綱領草案（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七年），對於俄國創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準備上，也有相當的貢獻。但在第一個綱領內，還有民粹派觀點的殘餘。此外，普列哈

諸夫對於農民的作用，對於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在推翻沙皇制度上面的必要性，沒有估計到，誠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說：「普列哈諾夫這些錯誤觀點，是他後來孟雪維克觀點的萌芽」。不過，普列哈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黨「胚胎發展的過程」中如列甯所說：「向迎接工人運動做了第一步」。在俄國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聯結的任務，以及創立堅強的工人階級政黨這些任務，是由列甯所完成的。

普列哈諾夫這些著作，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頗有參考價值。史的一元論已有中文譯本，茲將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這本小書再為譯出，以供參考。譯者文筆拙劣，如有錯誤，還請明達不吝指正。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高品齋序於東人民革命大學南京分校

作者序

提出的這本小冊子，可能引起許多誤會，甚至引起許多不滿。同情「土地與自由」「黑地重分」（我曾參與這些刊物的編輯）的方向的人，可能責備我說：我已擺脫所謂民粹派的理論。我對我們革命黨內其他宗派的信從者珍貴的意見和批評，可能使他們感到不快。因此，我認為預作簡短的解釋，是必要的。

要到民間去和爲人民服務的努力，對於「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事業」的信念——我們的民粹派這個實際的方向，仍舊是我所珍貴的。但他的理論的觀點，在我看來，在許多方面確是錯誤的。僑居國外並細心地研究社會問題的幾年，使我相信：如拉辛的暴動或德國的農民戰爭那類自發的人民運動的勝利，不能滿足現代俄國社會政治的需要，使我相信我們人民生活的陳舊方式，本身具有自己瓦

解的許多胚芽，使我相信，如無強有力的和組織完善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對它們直接的援助，是不能「進到高級的共產主義形體的」。因此，我認爲，與從事反專制政體的同時，俄國革命者最低限度應當努力爲未來建立這樣的政黨預先備準備條件。在這種創建的活動中，他們必須轉到現代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因爲「土地與自由」的理想與產業工人的情況，不相適應。當在俄國特殊性的理論變成停滯和反動的代名詞而俄國社會的進步分子在所謂「西方派」的旗幟周圍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在現在是很合時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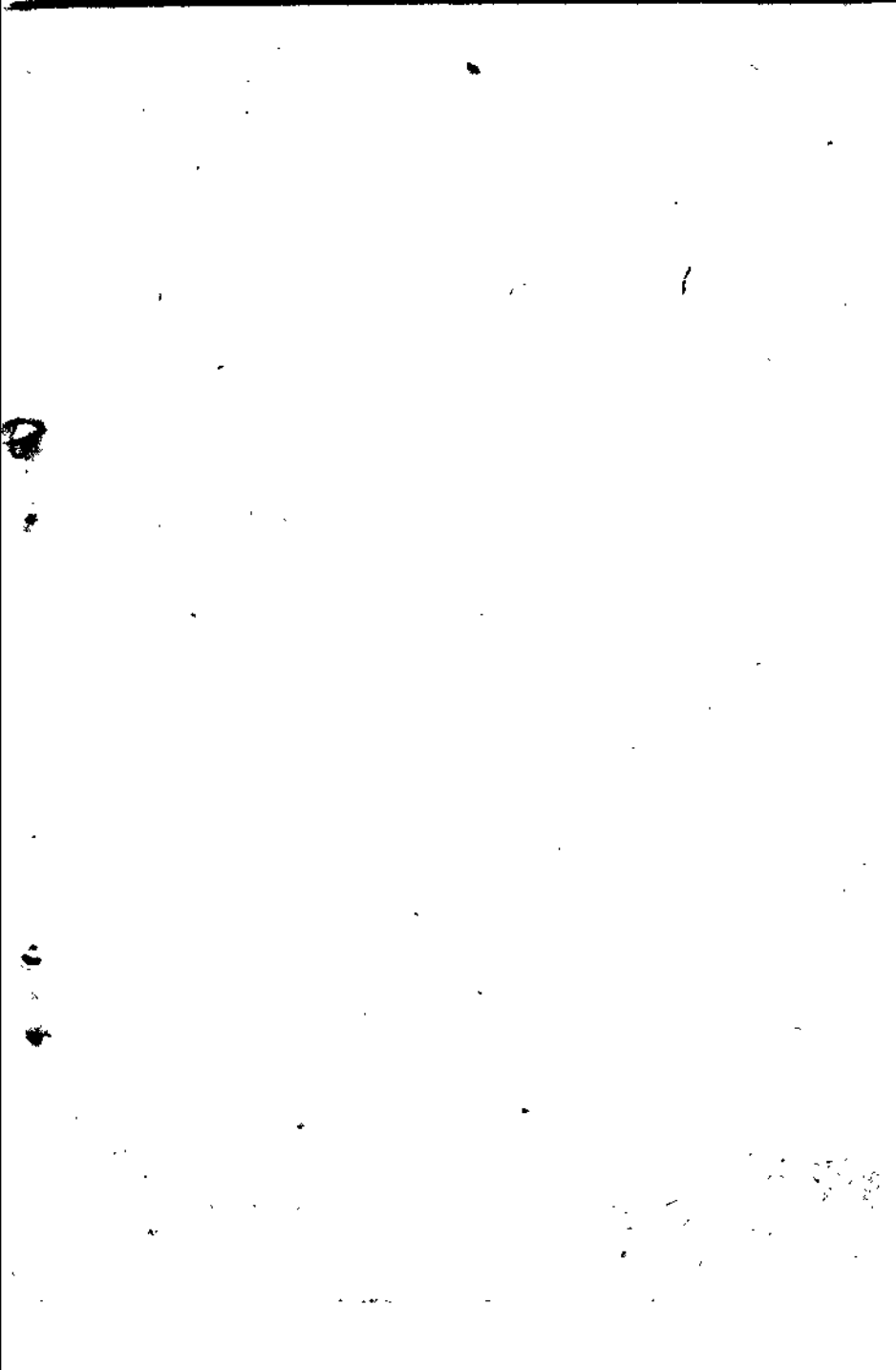
我再進到我的解釋的第二點。在這裏首先要申辯一下：我並不是論人而是論意見，而我與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宗派個人的爭論，一點也不降低我對所有爲人民解放事業努力的忠誠戰士的尊重。

此外，所謂恐怖主義的運動，在我們革命黨的發展上，展開了一個新的時代——與政府進行自覺的政治鬥爭的時代。在我們革命者活動方向上的這一轉變，使他們從

前一時期所承接下來的一切觀點，有加以修正的必要。生活要求我們在走到新的基地時，我們全部思想上的包袱，要審慎地予以修正，我把這本小冊子視作對我們革命文學早已開始加以批判的事業中，一個量力的貢獻。讀者大概還沒有忘記 A. M. 丹連鮑夫的傳記，裏面有含着對「土地與自由」派的綱領和活動嚴厲而時常是可靠的批判的估價。很可能，我的批判的嘗試，不會那樣成功，若認它們（指批判的嘗試——譯者）是不及時而發的，那就不算公正了。

普列哈諾夫。

一九八八年十月廿五日於日內瓦



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

「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卡·馬克思

自從俄國革命運動最後進到與專制政體公開鬥爭的道路上以來，關於社會主義者政治任務的問題，已成了我們黨內最現實最熱烈的一個問題。因為它的關係，由多少年來共同實際活動所結合一起的人們，分道揚鑣，由於它的關係，分裂成整批的宗派和組織。甚至可以說：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暫時分成兩個陣營，對於「政治」持有完全相反的見解。也如在類似的場合下經常發生的情形那樣，難免彼此各走極端。一些認為政治鬥爭無異是背叛人民的事業，認為是我們具有資產階級意識的革命知識階

層間的一種主張，認為是對社會主義綱領的聖潔的一種侮褻。另外些人不但承認這種鬥爭的必要性，而且準備着爲它的空幻的利益；去走與我們中間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分于妥協的道路，還有些人甚至認為目前一切階級矛盾的出現於俄羅斯，都是有害的事。如再連鮑夫就懷持這樣的見解，讓他看起來，「俄國革命——照他的傳記作者的話說——不專是爲解放農民，甚至（？）工人階層的一種革命，而是俄國全體人民的一種政治復活。」這就是說，反對專制君主政體的革命運動，從他的意義說，是與解放農民的工人階級社會革命運動，混合爲一的；當前俄國獨有的特殊任務，就能掩蓋一切文明國家工人階級的共同任務。既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分裂便成了不可避免的。

但時過境遷，各走極端的爭持，也就趨於緩和，一大部分的爭論問題已得解決。各方或幾乎各方逐漸地都承認：業已發動的政治鬥爭，應當繼續到人民和社會的廣大解放運動，讓我們用馬克思有力量話說：如地震摧毀錫舍那樣地把專制主義的建築

摧毀了，才會停止。但我們的社會主義者中間，有許多人認為：這樣的鬥爭就到今天，還是不得已的一種妥協，是「實踐」對理論的一種暫時的勝利，是生活對思想的軟弱無力所加給的一種嘲弄。「政治家」本身，想要解脫各方集射在他們身上的指責，避免援引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但去亂引現實中不可抗拒的要求以爲口實。他們本人好像衷心地相信：政治的趨勢並不全遂他們的意思，就用這樣的夢幻安慰自己：只有在自由的國家裏面，他們才有使醉生夢死的人埋葬他們自己屍體的可能。他們對於政治深思熟慮以後，就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獻給社會主義的事業。這個糊塗的信念，有時令人驚奇不置，難以捉摸。「民意」(民意派的機關刊物——譯者)分析過「俄國客人在索爾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並企圖解脫說它玩弄政治手腕的那種假想的指責時，順便指出說：擁護它的人，不是社會主義者，不是政治上的急進派，擁護它的只是「民意派」而已。恐怖主義者(指民意派——譯者)的機關刊物，認為：在「西方」急進派的精力，完全用到政治問題上面，但社會主義者則與此相反，對於「政治」則不願過

問。每個熟悉西歐社會主義者綱領的人，自然明白這種看法，對他們（指西歐社會主義者——譯者）大多數說，是荒謬到什麼地步。歐美的社會民主主義派永未堅持政治「禁慾」主義，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它的擁護者並不漠視「政治」。他們只是不去設定「全體人民的復活」那樣形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他們努力把工人組成一個特殊的政黨，俾得把被剝削者從剝削者的影響下隔離開來，使經濟的對立，也要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根據什麼硬說我們抱着：社會主義本身就決定政治上的漠視態度那種信念，與事實完全不符的信念呢？瓦梭士坦在希萊那裏對馬凱斯、皮柯勞米尼說道：人的頭腦是廣漠無垠，而世界則狹促有限，並說道：在前者（頭腦——譯者）諸種思想容易並存融合，而在後者（世界——譯者）物體則尖銳地互相衝擊。難道我們還應當再為自己聲明一句說：在我們頭腦裏，正相反，不但現實中並存共處的事物的那些概念，就是離開其間相互聯系不能理解的那些事物的概念，是不能並存的嗎？爲答復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我們革命家在他們中間有了政治方向的時期所抱的是那些

社會主義的觀念。我們確信這些觀念不是錯誤，就是落後，就要看看：科學的社會主義那種學說，到底怎樣重視政治鬥爭，就是它的資產階級敵人，也是不能否認的。通過這點以後，我們再在我們的一般結論中，說一說由於俄國當前形勢中這些或那些特點所必須做的一些修正——我們的題旨，也就盡於此；工人階級與屬於這個或那個歷史集團的敵人從事政治鬥爭，終究在我們面前顯示出它（指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譯者）自身與社會主義一般任務的聯系。

第一章

社會主義的宣傳對於各文明國家思想發展的進程上，給予重大的影響。幾乎沒有一種社會科學的部門不受這種宣傳某些方面的影響。它一方面破壞了陳腐的科學偏見，一方面使它們由一種幼稚的錯誤變成一種諛辯。社會主義的綱領，對於新學說的擁護者，定有更大的影響，這是不難瞭解的。已往「政治的」革命者一切傳統，受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切社會活動的方式要從「新福音」（指科學社會主義而言）——譯者——的觀點上加以分析。但爲社會主義奠立科學基礎的這個事業，只是在「資本論」問世以後，才完成的，那末，這種評判的成就並不時常令人滿意，這也是意中的事。因爲，從別方面說，空想的社會主義包括幾派，它們的影響幾乎不相上下，那末漸漸地就製造出一種折衷的社會主義，有些人堅守這種社會主義，他們也不妄圖建立一個

新派，也不側身於先蘭存在的那些派別的擁護者中間。如恩格斯所說：「這個折衷的社會主義是極龐雜的包容一切派系的混合品，包含最爲大家所公認的批判論調，經濟原理，以及各學派創始者對於未來社會的描畫——這種混合品的組成部分，在辯論潮流中，像石塊在河中一樣，愈加迅速的磨光其鋒稜尖角，那麼這種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見博古譯新華書店出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五四頁——譯者)。同一個作者說道：「這種折衷的社會主義直到今日事實上支配着英法兩國大多數工人們的頭腦」。(博古譯本少「折衷」二字，「工人們」上多「社會主義者」幾字，想係所據版本不同——譯者。)我們，俄國人，還要補加一句：是這樣的混合品，在七十年代中也在我們的社會主義者頭腦中支配過，並標誌着分成趨於極端的兩派所謂「前進派」和「巴古賓派」的那種共同的背景。前者傾向於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後者就等於國際(指第一國際而言——譯者)中無政府派的俄國翻版。兩派在很多問題上幾乎對於一切問題上，——說起來真奇怪——在對政治採取否定態度一點上，

都是一致的。必須承認：無政府主義者在這方面，比起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澈底些。

從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來看，政治問題是每個工人綱領的試金石。無政府主義者不僅與現代國家絕緣，而且類似國家思想的一切東西，都從其未來社會觀念中排除出去。「自治的公社中自治的個人」，這會是，現在仍是，這一派一切貫徹始終的擁護者的座右銘。如衆週知，它的創始人，普魯東，在他的「人民之聲」機關報上揭出了「對政府觀念（他對政府觀念和國家觀念混淆不清）與康德對「宗教觀念」所持的態度一樣」②他對國家思想熱烈到甚至宣稱亞里斯多德對國家問題「上也是懷疑派那種地步。③他對自己所提的任務的解決是很簡單的，可以說是由法國康德（指普魯東而言——譯者）的經濟學說中合乎邏輯的一種產物。普魯東永不會把未來的經濟制度瞭解成一種在「構成價值」基礎上而由新的「合乎正義」的交換形態加以修正和補充的商品生產形式以外的一種形式。所謂這種新的交換形態的全部「正義」，當然他不會把